七注陰符經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七注陰符經

参见：黃帝陰符經集註

版本信息

陰符經弁首

所謂命者，性也。性能命通，故聖人尊之以天命，愚其人而智其聖。故曰：天機張而不死，地機弛而不生。觀乎陰符，造化在乎手，生死在乎人。故聖人藏之於心，所以陶甄天地，聚散天下而不見其跡者，天機也。故黃帝得之以登天下，湯武得之以王天下，五霸得之以統諸侯。夫臣易，而主難，不可以輕用。太公九十，非不遇，蓋審其主焉。若使哲士執而用之，立石為主，刻木為君，亦可以享天下。夫臣盡其心而主反怖，有之，不亦難乎？嗚呼！无賢君，則義士自死而不仕，莫若散志巖石，以養其命，待生於泰階。世人以夫子為不遇，以秦儀為得時，不然。志在立宇宙，安能馳心丁？走哉，丈夫所耻。嗚呼，後世英哲審而用之！范蠡重而長，文種輕而亡，豈不為泄天機？天機泄者，沉三劫宜然。故聖人藏諸名山，傳之同好，隱之金匱，恐小人竊而弄之也。

南陽諸葛亮識

七注陰符經

周子牙子姜尚注

漢留侯張良解

漢武侯諸葛亮釋

唐李淳風校正

上篇

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盡矣。故天有五賊，見之者昌。

[注]太公曰：其一賊命，其次賊物，其次賊時，其次賊功，其次賊神。賊命以一消天下，用之以味；賊物以一急天下，用之以利；賊時以一信天下，用之以反；賊功以一恩天下，用之以怨；賊神以一驗天下，用之以小大。

鬼谷子曰：天之五賊，莫若賊神。此大而彼小，以小而取大，天地莫之能神，而況于人乎？

筌曰：黃帝得賊命之機，白日上昇；殷周得賊神之驗，以小滅大；管仲得賊時之信，九合諸侯；范蠡得賊物之急，而霸南越；張良得賊功之恩，而敗強楚。

五賊在心，施行於天，宇宙在乎手，萬化生乎身。

[注]太公曰：聖人謂之五賊，天下謂之五德。人食五味而生，食五味而死，无有怨而棄之者也。心之所味也，亦然。

鬼谷子曰：賊命，可以長生不死。黃帝以少女精炁感之，時物亦然。且經冬之草，覆之而不死，露之即見傷。草木植性尚猶如此，況人萬物之靈，其機則少女以時。廣成子曰「以為積火焚五毒」。五毒即五味。五味盡，可以長生也。

筌曰：人因五味而生，五味而死。五味各有所王，順之則相生，逆之則相勝，久之則積炁養。人腐五臟，殆至滅亡。後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，以其生生之厚矣。是以至道淡然，胎息无味。神仙之百數，其要在抱一守中；少女之術百數，其要在還精採炁；金丹之術百數，其要在神水華池；治國之術百數，其要在清淨自化；用兵之術百數，其要在奇正權謀。此五事者，卷之，藏于心、隱于神；施之，彌于天、給于地；宇宙瞬息可在人之手，萬物榮枯可生人之身。黃帝得之，先固三宮，後治萬國，鼎成而馭龍上昇於天也。

天性入也，人心機也。立天之道以定人也

[注]亮曰：以為立天定人，其在于五賊。

天發殺機，龍蛇起陸；人發殺機，天地反覆；

[注]范曰：昔伊尹佐殷，發天殺之機，克夏之命，盡而事應之。故有東征西夷怨，南征北狄怨。

太公曰：不耕，三年大旱；不鑿，十年地壞。殺人過萬，大風暴起。

亮曰：按：楚殺漢兵數萬，大風，杳冥晝晦，有若天地反覆。

天人合發，萬變定基。

[注]良曰：從此一信而萬信生。故為萬變定基矣。

筌曰：大荒，起亂兵、水、旱、蝗，是天殺機也。虞舜陶甄、夏禹拯歊、殷繫夏臺、周囚羑里、漢相亭長、魏武乞丐，俱非王者之位，乘天殺之機也，起陸而帝。君子在野、小人在位，權臣擅威、百姓思亂，人殺機也。成湯放桀、周武伐紂、項籍斬嬴嬰、魏廢劉協，是乘人殺之機也。覆貴為賤，反賤為貴，有若天地反覆。天人之機合發，成敗之理宜然。萬變千化，聖人因之而定基業也。

性有巧拙，可以伏藏。

[注]良曰：聖人見其巧拙，彼此不利者，其計在心；彼此利者，聖哲英雄道焉；況用兵之務哉？

筌曰：中慾不出，謂之啟；外邪不入，謂之閉。內啟是其機也。難知如陰，不動如山，巧拙之性使人无間而得窺也。

九竅之邪，在乎三要，可以動靜。

[注]太公曰：三要者，耳目口也。耳可鑿而塞，目可穿而眩，口可利而訥。興師動眾，萬夫莫議，其奇在三者：或可動，或可靜之。

筌曰：兩葉掩目，不見泰山；雙豆塞耳，不聞雷霆；一椒掠舌，不能立言。九竅皆邪，不足以察機變，其在三者，神心志也。機動未朕，神以隨之；機兆將成，心以固之。機發事行，忠以斷之。其機動也，與陽同其波，五嶽不能鎮其隅，四瀆不能界其維。其機靜也，與陰同其德，智士不能運其榮，深間不能竅其謀，天地不能奪其時，而况于人乎？

火生于木，禍發必尅。奸生于國，時動必潰。知之修鍊，謂之聖人。

[注]筌曰：火生于木，火發而木焚；奸生于國，奸成而國滅。木中藏火，火始于无形；國中藏奸，奸始于无象。非至聖，不能修身鍊行，使奸火之不發。夫國有无軍之兵，无災之禍矣。以箕子逃而縛裘、牧；商、容囚而蹇叔哭。

中篇

天生天殺，道之理也。

[注]良曰：機出乎心，如天之生，如天之殺，則生者自謂得其生，死者自謂得其死。

天地，萬物之盜。萬物，人之盜。人，萬物之盜。三盜既宜，三才既安。

[注]鬼谷子曰：三盜者，祩此不覺知，但謂之神。明此三者，况車馬金帛棄之，可以傾河填海，移山覆地；泮命而動，然後應之。

筌曰：天地與萬物生成，盜萬物以衰老；萬物與人之服御，盜人以驕奢；人與萬物之上器，盜萬物以毀敗；皆自然而往。三盜名得其宜，三才既安其任。

故曰：食其時，百骸理；動其機，萬化安。

[注]鬼谷子曰：不欲令後代人君廣斂珍寶，委積金帛；若能棄之，雖傾河填海，未足難也。食者所以治百骸，失其時而生百骸。動者所以安萬物，失其機而傷萬物。故曰：時

之至，間不容瞬息。先之則太過，後之則不及。是以賢者守時，不肖者守命也。

人知其神之神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。

[注]筌曰：人皆有聖，人不貴聖，人之愚。既覩其聖，又察其愚，復覩其聖。故《書》曰：專用聰明則事不成，專用晦昧則事皆悖。一明一晦，眾之所載。伊尹酒保、太公屠牛、管仲作革、百里奚賣粥，當衰亂之時，人皆謂之不神。及乎逢成湯、遭文王、遇齊桓、值秦穆，道濟生靈，功格宇宙，人皆謂之至神。

日月有數，大小有定，聖功生焉，神明出焉。

[注]鬼谷子曰：後代伏思之，則明：天地不足貴，而況於人乎？

筌曰：一歲三百六十五日，日之有數，月次十二以積閏，大小餘分有定，皆稟精炁自有，不為聖功神明而生。聖功神明亦稟精炁自有，不為日月而生。是故成不貴乎天地，敗不怨乎陰陽。

其盜機也，天下莫能見，莫能知。君子得之固躬，小人得之輕命。

[注]亮曰：夫子、太公，豈不賢於孫、吳、韓、白？所以君子，小人異之。四子之勇，至于殺身，固不得其主，而見殺矣。

筌曰：季主凌夷，天下莫見凌夷之機，而莫能知凌夷之源。霸王開國之機，而莫能知開國之機，而莫能知開國之源。君子得其機，應天順人，乃固其躬；小人得其機，煩兵黷武，乃輕其命。《易》曰：「君子見機而作，不俟終日」。又曰：「知機，其神乎」。機者，易見而難知，見近知遠。

下篇

瞽者善聽，聾者善視。絕利一源，用師十倍。三反晝夜，用師萬倍。

[注]尹曰：思之精，所以盡其微。

良曰：後代伏思之：耳目之利，絕其一源。

筌曰：人之耳目，皆分于心、而竟于神。心分，則機不精；神竟，則機不微。是以師曠薰目而聰耳，離朱漆耳而明目。任一源之利，而反用師於心，舉事發機，十全成也。退思三反，經晝歷夜，思而後行，舉事發機，萬全成也。

太公曰：目動，而心應之；見可，則行；見否，則止。

心生于物，死于物，機在於目。

[注]筌曰：為天下機者，莫近乎心目。心能發目，目能見機。秦始皇東遊會稽，項羽目見其機，心生于物，謂項良曰「彼可取而伐之」。晉師畢，至於淮淝，符堅目見其機，心死于物，謂符融曰「彼勍敵也，胡為少耶」。則知：生死之心在乎物，成敗之機見于目焉。

天之无恩，而大恩生；迅雷烈風，莫不蠢然。

[注]良曰：熙熙哉。

太公曰：誠懼致福。

筌曰：天心无思，萬物有心歸恩于天。老子曰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」。是以施而不求其報，生而不有其功。及至迅雷烈風，威遠而懼邇，萬物蠢然而懷懼。天无威，而懼萬物；萬物有懼，而歸威于天。聖人行賞也，无恩于有功；行伐也，無威于有罪。故賞罰自立于上，威恩自行于下也。

至樂性餘，至靜性廉。

[注]良曰：夫機，在于是也。

筌曰：樂則奢餘，靜則貞廉。性餘則神濁，性廉則神清。神者，智之泉，神清則智明；智者。心之府，智公則心平。人莫鑒于流水，而鑒于澄水，以其清且平。神清意平，乃能形物之情。夫聖人者，不搖于至樂，不安于至靜，能棲神靜樂之間，謂之守中。如此，

施利不能誘，聲色不能蕩，辯士不能說，智者不能動，勇者不能懼。見禍于重開之外，慮患于春冥之內，天且不違，而況于兵之說道者哉！

天之至私，用之至公。

[注]尹曰：治極，微。

良曰：其機善，雖不令天下，而行之。天下所不能知，天下所不能違。

筌曰：天道曲成，萬物而不遺；樁菌鵬鷃，巨細修短，各得其所，至私也；雲行雨施，雷電霜霓，生殺之均，至公也。聖人則天法地，養萬民、察勞苦，至私也；行正令、施法象，至公也。孫武曰：「視卒如愛子，可以俱死；視卒如妻兒，可與之赴深溪。愛而不能令，譬若驕子。是故令之以文，齊之以武。」

禽之制，在炁。

[注]太公曰：豈以小大而相制哉？

尹曰：炁者，天之機。

筌曰：元龜食蟒、鷳隼擊鵠、黃腰啖虎、飛鼠斷猿、蜍蛭嚌魚、狼狖嚙鶴，餘甘柔金，河車服之。無窮化玉，雄黃變鐵，有不灰之木、浮水之石。夫禽獸木石，得其氣尚能以小制大，況英雄得其炁，而不能淨寰海而御宇宙也？

生者，死之根；死者，生之根。恩生于害，害生于恩。

[注]太公曰：損己者，物愛之。厚己者，物薄之。

筌曰：求生者，必先死而後生；習死者，必先生而後死。鶡冠子曰「不死不生，不斷不成」。孫武曰「投之死地而後生，致之亡地而後存」。吳起曰「兵戰之場，立屍之地，必死則生，幸生則死」。恩者，害之源；害者，恩之源。吳樹恩于越，而害生。周立害于殷，而恩生。死之與生也，恩之與害，相反糾纏也。

愚人以天地文理聖，我以時物文理哲。

[注]太公曰：觀鳥獸之時，察萬物之變。

筌曰：景星見，黃龍下，翔鳳至，醴泉出，嘉穀生，河不滿溢，海不揚波，日月薄蝕，五星失行，四時相錯，晝冥宵光，山崩川涸，冬雷夏霜。愚人以此天地文理為理，亂之機。文思安安，光被四表，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，六府三事，無相奪倫，百穀用成，兆民用康；昏主邪臣，法令不一，重賦苛政，上下相蒙，懿戚貴臣，驕奢淫縱，酣酒嗜音，峻宇雕墻，百姓流亡思亂怨上，我以此時物文理為理亂之機也。

人以愚虞聖，我以不愚虞聖；人以奇期聖，我以不奇期聖。

[注]筌曰：賢哲之心深妙難測，由巢之跡，人或窺之。至于應變無方，自機轉而不窮之，智人豈虞之？以跡度心，乃為愚者也。

故曰：沉水入火，自取滅亡。

[注]良曰：理人自死，理軍亡兵。無死，則無不死；無生，則無不生。故知乎死生，國家安寧。

自然之道靜，故天地萬物生。

[注]尹曰：靜之至，不知所以生。

天地之道浸，故陰陽勝。

[注]良曰：天地之道浸，微而推勝之。

陰陽相推，而變化順矣。

[注]良曰：陰陽相推激至于變化在于目。

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，因而制之。

[注]良曰：大人見之為自然，英哲見之為制，愚者見之為化。

尹曰：知自然之道，萬物不能違，故利而行之。

至靜之道，律歷所不能契。

[注]良曰：觀烏獸之時，察萬物之變。鳥獸至淨，律歷所不能契，從而機之。

爰有奇器，是生萬象；八卦甲子，神機鬼藏。

[注]良曰：六癸為天藏，可以伏藏也。

陰陽相一之術，昭昭乎進乎象矣。

[注]亮曰：奇器者，聖智也。天垂象，聖人則之。推甲子、畫八卦、考蓍龜、稽律歷，則鬼神之情、陰陽之理昭著乎象，無不盡矣。

亮曰：八卦之象，申而明之；六十甲子，轉而用之；神出鬼入，萬明一矣。

良曰：萬生萬象者，心也。合藏陰陽之術、日月之數，昭昭乎在人心矣。廣成子曰「甲子合陽，九之數也」。卦象出師眾之法出師以律動合鬼神，順天應時而用，鬼神之道也。

按陰符經三篇，為太公、范蠡、鬼谷子、張良、諸葛亮、李淳風、李筌七家注，雜以兵家語。然《史記》藺秦得周書陰符，伏而讀之，簡練揣摩，索隱引《戰國策》，謂得太公陰符之謀，則陰符是太公兵法，固也。此書宗旨與《大易》、《老子》同歸。而《易》言「龍戰于野，其血元黃」；《老》言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」，亦奇險語。安得以書中「天發殺機，龍蛇起陸，天地萬物之盜」等語，遂目為詭誕不經乎？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